

春在堂

春在堂尺牘五

德清俞樾

與楊石泉中丞

日前得惠書知引疾之疏 天語慰留想疆吏精神卽
朝廷元氣不日自可復常也承屬訪求子書善本以備
續刻伏念 四庫全書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語外有
宋薛據之孔子集語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薛氏之書止
有二卷 本朝孫淵如先生又續輯至十七卷之多古
書中所載孔子之言無句不搜一一注明出處視薛氏
之書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廣其傳又按 四庫全書

中子書莫古於黃帝內經而外閒所有不過馬元臺注
本於古義未通故於經旨多謬此書以王冰注爲最古
而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校正者爲最善鄂局未刻竊
思醫學不明爲日已久江浙閒往往執不服藥爲中醫
之說以免於庸醫之刃亦無如何之下策也若刊刻此
書使羣士得以研求醫理或可出一二名醫補敝扶偏
銷除疹癘亦調燮之一助乎兵家之書首推孫子鄂局
雖刻之而未刻其注此書有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
之以補鄂局所未及使佔畢之儒略窺兵法庶知節制
之師亦足制勝不必規規焉以學於羿者殺羿雖刻古

書而未始不切於時用也率布所見以副下問

又

杭城有張烈文侯祠卽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何時
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爲之配塑像其傍并題名氏焉考
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爲其壻嘉泰中忠武
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言先臣女安娘適高
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亦不及憲然則憲非王壻
明矣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及諸書所載皆
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王討曹成據行實
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薨尙十年則銀瓶此時當在繼

綵也與憲年齒縣殊豈可以爲配乎杭人多知此事非
實而流俗相沿竟難釐正羣思得公一言以發聾振瞶
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布陳之惟裁察焉

與馮夢香茂才

七十二候考承指示詳明感甚嚴鐵橋先生唐石經考
文僕曾見之月令篇寥寥數條止校其與鄭注本字體
之小異者而唐月令考則自有專書僕求之坊閒未得
假之友人處亦未得如杭州有之足下能爲一癡乎魏
書律厯志兩載七十二候均不合周書不讀新唐書不
知其本於易軌也舊唐書載麟德厯七十二候從易軌

大衍歷七十二候從周書其更定之故詳僧一行卦候
議自五代史以下悉從之惟征鳥厲疾候雁北麥秋至
鷹始擊等爲今憲書所本不可不知其外小有異同亦
不足校也所異者魏書甲子元歷大雪末候作鷦旦鳴
無不字初意是傳刻之誤而隋書載劉焯之歷亦然又
舊唐書麟德歷缺清明末候其本然乎抑傳刻失之乎
僕所據者皆官局新本也幸賢者爲我決之

與陶柳門州同

得手書知閒官無事壹意讀書所學必日進矣賈公彥
儀禮疏文法尤長殊不易讀然其精處實足抗衡孔疏

補苴其閒恐亦未易言也唐宋以來小學荒蕪僕近讀
毛居正六經正誤其書號爲正誤而誤處甚多僕又正
其誤者數十事存曲園雜纂中字原正譌等書其誤必
不少但縣許書爲鵠則得失白見矣完白山人書頗爲
時尚足下臨之數十過以應求書者必門限穿矣其以
爲不可學者實正論也雖然吾儕皆八股時文出身請
以時文喻完白山人書猶之乎周犢山陳句山諸君時
文也推而上之則有國初大家文此神泉詩晤臺銘
也又推而上之爲前明之啟禎此石鼓文也又推而上
之爲成宏隆萬此鐘鼎文字也爲時文者固宜取法乎

上然必謂周犢山陳句山諸家之文當屏而不觀得無
持論過高乎辱陳下問拉雜布復無以裨益高明殊用
慙愧

與李少荃伯相

情通分隔意密書稀瞻望之誠乃心北嚮頃聞旌節遠
指之罍洞悉機宜奠安中外其出也郭令公單騎以見
回紇其歸也葉子高免胄以慰國人想見謀國之忠
任事之勇豈獨當代所希求之古人亦所罕覯者也樾
奉母寓吳杜門無事幸藉旋乾轉坤之力海宇靜謐仍
以撰述自娛近著曲園雜纂一書已成者三十卷矣蚓

竅蠅聲呶唔一室視公之龍驤鳳舉運量八荒大小之
不同蓋如此

與胡梅臣茂才

得手書并論太王遷岐之年具見讀書細心惟云文王
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歷年一百九十此語殊
誤九十七九十三乃其生年非其享國之年也初學記
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年十五而生太子發則并文武二
王生年計之歷年止一百有七耳太王因文王有聖德
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在時文王必已長成
若依通鑑謂古公遷岐在小乙時則自小乙至紂之末

尙有二百二十九年不大遠乎殷年本無定論今就尊
說所列者推算則武乙元祀文王生二十四年其時太
王固當尙在且武乙在位據外紀前編雖並云四年而
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
季伐西落鬼戎則武乙在位不止四年也太王遷岐在
武乙初年文王之生在武乙中年太王之薨在武乙末
年於事適合似當仍從後漢書以遷岐在武乙時也

與馮竹儒觀察

西湖小住二十餘日以衣冠之酬應而託以山水之清
游朝斯夕斯甚矣憊矣故屢得手書而未一復想不罪

也鐵路一議慮周藻密具見精心出關之請尤見仁孝之思至情至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必能安抵西陲奉蓂翣而南歸也浙闈榜發詒經知名之士如馮孟香吳祁甫皆入彀中而舍姪祖綏亦得蝨於其間未免慙媿然先兄身後蕭條得此子振其家聲不特可以博老母之一笑且免使人有廉吏不可爲之歎亦可喜也回思先君於嘉慶丙子領鄉薦花甲一周祖孫繩武在科名中或亦一佳話乎

與方子箴廉訪

旌麾北上音問有疏頃閱邸鈔知拜蜀臬之命從此

開藩開府指顧閒矣又況錦江玉壘宇宙最勝之區自昔杜老放翁壇坫相望之地今得詩老隸臨山川生色矣三蘇全集刻於眉州并及小坡可云美備而東坡詩乃從選本非其全豹殊不可解鄙意宜補刻之道光閒吾浙有王君文誥箋注蘇詩搜羅宏富遠軼王施如刻此本亦佳也莅蜀後能料理及之乎樾秋冬之交又至西湖適彭雪翁亦在彼頗極山水友朋之樂惜不獲從公於浣花草堂與遨頭盛會一醉卮筒之酒也

與吳祁甫孝廉

前在湖樓辱承枉顧未及暢談本擬以一樽相訂小聚

疲於應酬遂復不果昨接手書并示我行卷甚善甚善
計偕之期想在明春頻年同事研經與足下有鍼芥之
合此一別也去而爲 金華殿中人非復精舍中人矣
欣慰之餘又覺憮然仲冬望課仍以大名置第一敬爲
明歲狀頭佳兆耳

與楊鐵山

承示湖樓史話內有史漢優劣一則引晉張輔之言曰
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
十萬言以爲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此說也鄙人
不甚以爲然史文古略今詳亦由事勢使然史記五十

萬言其敘漢以前事大約不過十餘萬言敘漢事者可
得三十餘萬言而所敘漢事止於武帝之世設使史公
一手敘至王莽時恐亦須八十萬言矣未可以此定史
漢之優劣也假使以三千五百萬言核算則一百年
止須一萬六千言有奇而左傳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幾
及二十萬言將謂左傳劣於史記乎

與王夢薇

讀手書知雲帆轉海未獲同游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
何傷於大雅乎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
彤之歌詠可謂妝模費臙矣慙愧慙愧雖然繪圖題句

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詒經
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十年寄跡爾來學
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樓中人不
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一縣外閭必
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或者諸君妙繪妙詠
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君者補作小樓以存舊
蹟則子喬所題之榜頗可焜耀楹楣然其事未必有卽
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聊發一大噓焉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鶴望方殷魚書忽賁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閒遙企東

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敝處得書亦
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來書以
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情爲之小
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閒矣承寄贈
安井先生論語集說宋擇精詳傳作也拙著各書想貴
國具有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雜纂五十卷伏希鑒入
與李少荃伯相

新歲得書知勳猷福履與歲俱新遙望黃扉無任欣慰
并承示知晉豫奇荒力籌拯濟飢黎百萬賴以安全仁
人之利溥矣吳江沈颺生中堅好義樂善出於天性去

歲曾糾同志集錢萬貫託其友謝綏之嘉福李秋亭金
鏞凌麗生淦齋赴豫省於濟源縣設局拯飢今歲又續
籌二萬以往矣惟晉省相距較遠未能兼籌是以又出
已貲白金四千兩屬樾加函寄達臺端或徑解晉省或
託清卿太史買米運晉悉候尊裁臆生陰行其善初不
求名并屬勿以微名上達清聽然樾旣爲致書自不容
沒其實也

與杜小舫觀察

辱手書知將拙刻詩文各集細閱一過雖獎借太過非
所克當亦見相愛之深也承示四川新出土之龍山公